

# 你好,帕瓦罗蒂!

## 写在其逝世十周年之际



■ 帕瓦罗蒂与妮可莱塔合影

参观世界男高音帕瓦罗蒂的故居,完全是个意外的收获,因为在原定的音乐之旅行程中,没有这个内容。当我们那天在帕尔马参观威尔第、托斯卡尼尼故居时,一位同行的乐友突然说,帕瓦罗蒂晚年的故居在莫德纳,离这儿不远,我们是否也去看一下。大家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及时,自然热烈响应,于是在参观完原定的景点后,驱车直往莫德纳。

帕瓦罗蒂晚年与前妻离婚,娶新妻妮可莱塔(原本是他的秘书)后,在莫德纳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别墅,我们到达后眼睛一亮——不仅别墅进口的门栏是绿色的,整座别墅淡粉红色的墙面上也镶嵌着一扇扇绿色的窗户,周围又是大片绿莹莹的草坪——整个感觉,帕瓦罗蒂的故居就像一座儿童乐园,显示他晚年童心未泯。别墅是单独建造的,周围空空荡荡,不见其他名人住宅,看来这是老帕有意挑选的“世外桃源”。

进大门来到售票处,即有大量帕瓦罗蒂的纪念品和图片扑面而来,一派王者之气。看到我们熟悉的老帕,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暖亲切感油然而生。进别墅,一楼陈列着他的钢琴、硕大的演出服、演出前要找的钉子(帕瓦罗蒂独特的迷信)、设备齐全的厨卫(他喜欢美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自画像和画作——帕瓦罗蒂喜欢画画,这还是第一次知道。据介绍,就像他的前辈卡鲁索,帕瓦罗蒂一大爱好是画画,有一阵子还非常投入,闭门谢客,专心作画。

二楼主要是他的卧室,印象最深的是那超大尺寸的床。床头有许多照片,主要是他和新妻妮可莱塔以及与她所生的幼女合影,幸福洋溢,其乐融融。看得出帕瓦罗蒂很喜爱这个小女儿,舐犊情深。妮可莱塔比帕瓦罗蒂年轻许多,约三十岁左右,形象娇美,据说办事能力也很强。我们还看到几幅帕瓦罗蒂与前妻所生的三位女儿的合影,但没有他前妻的照片。二楼的沙发也特别大,我走累了,就在帕瓦罗蒂的沙发上坐下歇歇——呵,座位宽松得起码还可以坐一个人。

三楼主要是他演出生涯的成就展,包括他主演的歌剧角色、他的许多获奖唱片和影碟、他与乐坛名人及各界名人的合影,其中最醒目的是他与多明戈、卡雷拉斯的“三高”组合,这使他晚年几乎家喻户晓。三楼还有一间他的视听室,循环播放他鲜为人知的幕后花絮集锦,如:他去中国首演的介绍,妮可莱塔带着小女儿去看现场彩排而受到帕瓦罗蒂大嗓门“惊吓大哭”的场景……都非常精彩有趣。

整幢别墅还安装了电梯,这个电梯也自然特别大。晚年的帕瓦罗蒂因为体积庞大行走困难,在家里也要坐电梯。乘电梯到地下一层,是他的画室和储藏室,有他不少的画作、许多造型新颖别致的玩具(这是专门给他幼女的)、世界各地仰慕者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惜,帕瓦罗蒂离开得早了些。今年9月6日是他逝世10周年纪念日。

就要依依惜别了。我们这些歌剧爱好者,是伴随着帕瓦罗蒂的歌声成长的,他已成为歌剧艺术的代名词,走进千家万户。他独特的歌王地位将永垂不朽!再见了,老帕,你的美妙歌声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 帕瓦罗蒂故居外景

罗伯特·舒曼不仅是19世纪的大作曲家,而且是当时最重要的音乐评论家之一。他的音乐评论集,目前有中译本,题为《我们时代的音乐》。前一段时间,本人得到一款发行未久的室内乐唱片,初听过后,激动不已。进而反复欣赏了三个月时光,先前的激动竟依然没有消退,还不断从中体验到不同层面的丰富韵味。其间便下定决心,要撰文推荐这套新录音,及至动笔,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舒曼那本书的书名。略微修改,题为《我们时代的室内乐》,尽管是个“大题目”,思忖之下,仍感到并不为过。

舒曼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丰富地涉及了当时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谈论很多音乐家的作品,由此构成一幅视角宽广的“群像”,而我们今天读来,这幅画卷已然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很多作品存留下来,成为经典。而另一些作品,或变为历史陈迹,或仅有少数对那个年代比较关注的人去欣赏。一个时代过去了,其中有多少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次听了小提琴家黄滨与钢琴家郑吟合作,灌录的莫扎特为钢琴和小提琴而作的奏鸣曲(Vermeer发行,编号:40014/17),我深感这应当是“我们时代的室内乐”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不仅如此,它也应当是能够留存的部分,否则就可谓一种悲哀。

然而,我凭什么这样说呢?倘若



■ 黄滨、郑吟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

# 我们时代的室内乐

### ——有感于黄滨 & 郑吟的莫扎特奏鸣曲录音

◆ 张可驹

股评人士荐股,你跟着做,赚了10%,那显然他对未来的估计是对的;倘若亏了10%,就显然是不对的。而谈论我们时代的室内乐,它能够留存与否,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来检验,真是太长的“长线”了!现在估计,又有多少的准确度?时间的考验,结果往往让人惊奇。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任何一种经典艺术,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结果一定是顺应这种规律,极深、极深地把握它的人,才经得起时间考验。任何的“创新”,最终要成为经典,也一定要如此。观察近四百年的西方音乐史,或与之同步的中国戏曲史,恐怕是找不出一个反例来的。

而这款新录音了不起之处,正是两位音乐家表现室内乐,并且是难中之难的莫扎特室内乐,对于这种艺术的本质的把握,对于原作精神的洞察,不能不让人感叹其精彩绝伦。或许我们可以说,室内乐二重奏的本质恰恰是一种矛盾——合作的双方都需要到达真正自由的境界,而彼此之间,又需要步调一致,进而使那种默契到达心有灵犀的程度。我之自由怎样调和你之自由呢?自然需要回到作品,需要演奏者具备出众的修养,可即便如此,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证。哪怕是大师级的组合,各说各话的也不乏其例。双方都是非凡的音乐家,各自的观念、气质仍是合不到一起去,只是唱片公司将他们凑到一起罢了。

自从去年听过黄滨与郑吟的现场之后,我便惊奇如此理想的室内乐演出,如今少矣,其实在四十年前也不多。默契、深度、自由,此三者之平衡,在两位女士的演奏中体现得如此鲜活,如此动人。二重奏的杰作本身,总是两件乐器的分量彼此平衡,而几乎每一句中,

又都有着主次、分量的变化。很多演奏、录音都做得不错,可听过这套唱片仍不免感叹,她们对于室内乐这样无处不在的特点所表现之无微不至的关照,让我体验到了久违的水乳交融。并不夸张地说,这种程度的默契是很多名家组合,甚至大名家组合所没有的。出色的音乐家能够明白室内乐的精神,也能演奏好自己的部分,而能够投入相当的时间去磨合,这就表现了他的追求。可最终,能否到达最深层的默契,其实是看机缘的。

尤其在莫扎特音乐中,任何一点不恰当的自由度,无论在速度变化方面,还是音量、音色的控制方面,都会立刻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演绎莫扎特之难,很多即在于演奏者一方面需要接受原作无比纯净之风格、结构的考验,另一方面又“一定要”表现出真挚的情感与充分的自发性。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成功,无论如何都不能真正触及理想的境界。因为莫扎特笔下的人性情感太过丰富,作为超级戏剧天才,他的歌剧思维又永远渗透到器乐作品的方方面面。上次现场听黄滨和郑吟的演奏,我就深感如此难于表现的艺术,自己却依然目睹了当代的一种楷模,一个标的。如今细细欣赏她们的唱片,那种细腻与神秀在录音的环境下竟完全没有打折扣。

小提琴发音的雅致、清秀,句法的婉转、自如,钢琴触键的圆润、透彻,歌唱乐句所表现的精美与内省,都是真正把握了莫扎特风格的演出。而这样的把握,无一不是经过千锤百炼,复又能洗尽铅华,表现得无一丝毫凿痕迹。总之,这样真正能把握室内乐的精髓,不同层面皆可谓卓尔不群的演奏,实在应当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它应有的痕迹。

# 陈燮阳的一次音乐之旅

◆ 曹畏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是中国大年初一的凌晨,由物理学家吴泽洲和他理工科的儿子吴嘉童策划的中国中央民族乐团访问奥地利的演出,当晚首次在名闻遐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实施了精心筹备的“虎年计划——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

时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陈燮阳那晚也是首次站在这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追随许多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过高超技艺的指挥大师的足迹,应邀指挥了中央民族乐团72位精英似的民族音乐演奏家,为场内1800多位奥地利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演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让华夏之声首次响在“音乐之都”——维也纳,融入源远流长、具有传奇色彩的多瑙河之波中流向四面八方。

次日,他带着演出成功后的巨大喜悦,与前往拍摄此次中央民族乐团访奥演出实况的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黄麒及节目主持人袁鸣特地到维也纳近郊的中央陵园拜谒、瞻仰。尽管是肃杀的冬天,但维也纳的天空还是那样湛蓝,公路两旁披挂着冰雪的常青乔木还是那样郁郁葱葱,寒冷和冰雪并不能掩盖维也纳的美丽和魅力,也没有影响陈燮阳等人一行的敬仰心情。

须臾汽车就到了中央陵园的边缘,通常来此地的车都停在这儿。中央陵园是维也纳一处吸引世界各国游客拜谒、瞻仰的胜地,陵园内埋葬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

每位名家的墓都做得非常精致讲究。

下车后,陈燮阳迈着特别轻的脚步,沿着陵园内名人墓地指引的方向,在陵园内缓缓穿行,他急切地找寻着音乐大师们的长眠之地,想更贴近地更直接地倾听音乐大师们的心灵之声。他看到了锥形纪念碑式的墓碑下,长眠着“乐圣”贝多芬。诞生在德国波恩的贝多芬,22岁时接受了“交响乐之父”——海顿的建议,来到维也纳生活和创作。从18世纪起,欧洲的音乐中心——维也纳吸引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音乐家前来访问、工作和定居。尤其是维也纳浓厚的音乐文化氛围,以及连绵繁茂的维也纳森林,蜿蜒曲折的多瑙河,纵贯奥地利全境的阿尔卑斯山,充满乡情的民俗生活,上流社会的豪华美艳、风云变幻,都给包括贝多芬在内的各国优秀音乐家带来了旺盛的创作灵感。

陈燮阳曾无数次地指挥演出“乐圣”交响乐作品,此刻当他站在贝多芬的墓前时,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脑海中不禁响起《“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和《“合唱”交响曲》的宏伟壮丽的旋律片段,仿佛又一次沉浸在“乐圣”英勇不屈、顽强奋斗、期望世界友爱的伟大人格力量的感染之中,仿佛又受到了“乐圣”的波澜壮阔的音乐洗礼。他立即深深地俯下身,把手中捧着的一大束黄玫瑰献给贝多芬的墓前,表示他对这位音乐大师的尊崇和怀念。

陪伴在贝多芬墓旁的是崇拜他的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这位小学教师出身饱受磨难的音乐家,在30多年的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室内乐和声乐作品。尽管他音乐成就卓著,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示的遗愿,却是以能够安息在伟大的贝多芬的墓旁为荣。

在陵园的沙地上,陈燮阳继续移动着脚步,寻找熟悉的音乐大师们的墓地。他看到了写过100多部交响曲、为交响曲的发展做了开拓性贡献的海顿的墓;看到了“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墓;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墓和奥地利的“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墓紧紧挨在一起。虽然他们生前创作的音乐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却是互相倾慕的好朋友,并且逝世后他们的长眠之地仍相依相伴。在比较集中的音乐家墓最开阔的地方,还长眠着不少其他奥地利和各国作曲家,因为时间紧迫,陈燮阳来不及一一辨认。奥地利人以这些名垂青史的作曲家及安息地而自豪,而景仰,所以把这些作曲家的陵墓和墓碑修建得庄严肃穆、形态各异、挺拔壮丽、气象万千,墓碑和墓上的塑像也制作得大气磅礴、栩栩如生,是一件件引人遐思的精美艺术品。

拜谒、瞻仰了音乐大师们风格不一的墓地,陈燮阳的心里好似掀起阵阵波涛,精神得到了强烈的感染。同行的袁鸣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到中央陵园,我如同一次音乐‘朝圣’,我像一个交响乐信徒,从大师们这儿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